



高老头

[法] 巴尔扎克 著 傅雷 译

Me 导读版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（导读版）

高老头

[法] 巴尔扎克 著

傅雷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老头/[法]巴尔扎克(Balzac, H)著;傅雷译. —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6.11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)

ISBN 7-5339-2393-6

I. 高... II. ①巴...②傅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2217 号

高老头(新课标导读版)	
[法]巴尔扎克 著 傅雷 译	
责任编辑 王晓乐 封面设计 王坚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	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	邮编: 310006
	电邮: zjlaph@mail.hz.zj.cn
	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: 850×1168 1/32
	字数: 200 千字
	插页: 2
	印张: 7.5
	印数: 6000
	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	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2393-6
定价: 12.00 元	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出版说明

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语文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能，更在于造就人，让学生“精神成人”。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外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无可估量的，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人受益终身，甚至能激励一代人的成长。

教育部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和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(简称“新课标”)的基本精神，是要培养新一代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，具备创新精神、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。“新课标”将中小学生的阅读和鉴赏放到重要的位置，并明确规定了不同阶段的学生的阅读总量。依循“新课标”的精神和要求，2003年和2004年，我社分别推出了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第一辑、第二辑，共计92种，受到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。

丛书出版以来，读者朋友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，在此我们深表谢忱！为了更好地打造这个丛书品牌，我们多次邀请教育界、学术界、出版界的专家把脉会诊。在听取各界反馈意见后，我们根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最新动态，对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作了书目的整合和内容的补充修订。

新推出的这套丛书有以下特色：

一、选目精当,强调人文精神。我们在收录教育部“新课标”建议课外阅读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,又增加主流教材要求阅读的名篇佳作以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选本,从中总括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、世界文化精髓内涵的人文资源,让学生在审美欣赏中得到情操的陶冶、情感的升华。

二、版本精良,体现浙文社优势。这套丛书荟萃了浙文社的“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”、“中国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”、“世纪文存”、“学者散文系列”等在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丛书的精华,得到了国内一流的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的悉心襄助,保证了图书的上乘品质。

三、增加导读和附录,加强实用功能。为了便于学生阅读理解,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内涵、文学特点,增强阅读与欣赏的自学能力,提高学习与测试的实用程度,我们在新版中增加了导读和附录的内容。导读部分主要涵盖了作家个人生平介绍、作品文本解读、主要人物形象分析、相关知识链接、文学常识背景、同类作品比较阅读、学业测试提示等相关内容。

总的来说,新版丛书扩大了读者的视野,增强了实用性,紧密了教与学的联系。同时,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低定价来减轻学生负担的宗旨,内容增加了,书价依然保持不变。

在创建学习型社会、提倡全民阅读的背景下,我们推出这套丛书,希望能够让中小學生朋友喜欢。让我们携手进入阅读的精神家园,领略这片丰美而自由的天地!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序

〔法〕莫洛亚

巴尔扎克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优秀小说家，他堪称是最伟大的小说家，这在今天几乎是一致的看法。斯当达无疑风格更峭拔，诗意更璀璨，但斯当达的人物，只反映他的内心世界。巴尔扎克他，则创造了整整一个世界，既是他那个时代的，也是所有时代的世界。福楼拜笔下产生若干恒久的典型，诸如包法利夫人、郝麦、弗雷德里克·莫罗、阿尔努夫人、布瓦尔和贝居璽等，而巴尔扎克，“欲与户籍比庶众”，竞相描绘了两千多个——对巴尔扎克爱好者来说——比活人还活的男男女女。

巴尔扎克独到之处，不是写出一些各自为政的小说，而是写出一个社会的历史，其中的人物，如医生、律师、法官、政客、商人、高利贷者、贵夫人、交际花等，在各书中穿插出现，使巴尔扎克的世界壁立千仞。不过，话得说回来，巴尔扎克秉笔之初，并无这种纪念碑式的宏图。他一八三四年前的作品，如在《朱安党人》、《三十岁的女人》、《驴皮记》及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等原文中，找不到这样的迹象。评论家装做只看到一个轻薄“乐人”的杂纂。巴尔扎克因此大受刺激，尤其因为他渴望有所建树，觉得有必要营构一部浑然一体的巨著。他说：“自成一家，远远不够，要自成一统。”

巴尔扎克这种自成一统和人物再现的想法，很可能受到他十分赞佩的美国小说家库珀的启示；库珀曾指点他按《最后一个莫希干人》中描述印第安人的手法去写朱安党人。库珀的小说中，有名的猎

户“皮袜子”，是几条线索交汇的中心，是系铃解铃的关键人物，总之，其地位相当于日后《人间喜剧》中的伏脱冷。他的第二个启蒙老师，是英国作家司各特；但司各特前后所写的小说，缺乏连贯，巴尔扎克是深致惋惜的。从而激发他一个想法：借天下一统的小说世界，以保证作品的统一。他妹妹洛尔·苏维尔讲过，一八三三年的一天，巴尔扎克跑到她家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快来向我祝贺吧，不才着实要成为天才啦！”就在这一时刻，他向她透露了他的宏图伟略：“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，我只是为其命笔的秘书。”

《高老头》写于一八三四年，是巴尔扎克作出这一首要决定之后的第一部长篇。嗣后，他把以前的作品，以改动次要人物名字的做法，而纳入这个系统。如把杜·盖尼克男爵（《蓓阿特丽丝》中的人物）引入《朱安党人》；把特·旭礼欧公爵夫人和纽沁根男爵引入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他们都是《人间喜剧》中的“常客”。但写《高老头》时，新的人物再现法，第一次，在原稿中就加以运用。《十三人故事》中的人物，几乎全进了此书。比如，令人侧目而视的特·玛赛，原是十三人之一，《金眼女郎》里的要角，而在《高老头》中则成为得胜的腐朽势力的象征；他年轻漂亮，聪明伶俐，厚颜无耻，貌似顺从习俗，却从内部来败坏社会。特·玛赛从拜伦笔下的江洋大盗，摇身一变而为花花公子，这个角色早先对巴尔扎克本人也颇具吸引力。

亨利·特·玛赛，仅仅作为象征而不是人物，只露一下面而已。作为《人间喜剧》的关键作品《高老头》，起转换作用的不是他。除了高老头（我们下文再谈），有两个人造就了这部作品，使之成为皇皇巨著。这两个人在日后近二十部作品中不断出现，分别体现了作者本人的众多方面，那就是：约各·高冷，即伏脱冷，和欧也纳·特·拉斯蒂涅。

伏脱冷是个叛逆者，他以置身社会之外来对抗社会，真可谓千方百计，不遗余力。他看出，世人蝇营狗苟，逃不出两种嗜欲：追逐金钱和寻欢作乐，而前者是后者的条件。除此之外，一切都是虚伪的。伏脱冷才不信社会契约那一套。盗窃，凶杀，对他无所不可。这个逃犯

自认为不比别人坏，至少不比别人卑鄙。巴学专家巴岱什写道：“他是美洲荒原中的猛兽，巴黎草场上的‘皮袜子’，他像草原中的野人，防范小心，身手灵敏，善于捕捉猎物……”

巴尔扎克把自身的诸多方面注入在伏脱冷身上。正如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他对拿破仑的冒险生涯，梦萦魂牵，感念不已。他渴望力，觉得自己有本领扭转乾坤，主宰世界，而事实上他亦已做到，《人间喜剧》就是他意志力的凯歌。即使潜心创作之际，他还梦想在现实世界旗开得胜，投机成功，还梦想好汉之间的哥们义气。他设想自己就是行会头子费拉居斯，有时则是亨利·特·玛赛或玛克辛·特·脱拉伊。不，他不是怪物，那还差得远呢。一个人的想入非非，小说家的笔下人物，并非就是行动，但能陶冶情操。巴尔扎克的所作所为，自不同于伏脱冷，但他对伏脱冷不无好感，部分原因是钦佩他赋予伏脱冷的那种力，主要是他认为玩世不恭比假仁假义强，尤其因为伏脱冷能忠人之事。他杀人越货，但从不出卖朋友。米旭诺小姐告发伏脱冷，为巴尔扎克所鄙视，亦为众人所不齿。

拉斯蒂涅在《高老头》里，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人物。从少年时代的幻想到冷酷的人生经验，他体现了这样一个转变。他年纪轻轻，从内地刚来，充满淳朴的感情。有母亲和妹妹在眼前，他看到亲情和美德的榜样。像巴尔扎克一样，他二十岁上，身无分文地投身巴黎，那是王政复辟时期，爱情和荣誉有钱就能买到，青年后生要靠女人才发迹，女人得靠老头儿才能达到目的，他自然立足不住。年轻，英俊，是他仅有的资本；伏脱冷点拨他，如何用其所长。伏脱冷对拉斯蒂涅有种说不清的感情（日后对吕庞泼莱要明确得多，并把自己握有的可怕的势力为其效劳），他掷下假面具，向拉斯蒂涅揭示他所谓的正路；这种惊心动魄的亮相，在巴尔扎克全部作品中，也殊不多见：

你知道巴黎的人怎样打天下的？不是靠天才的光芒，就是靠腐蚀的本领……清白老实一无用处……你试着瞧吧，在巴黎走两三步路要不碰到这一类的鬼玩意才怪……人生就是这么回

事。跟厨房一样腥臭。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，只消事后洗干净；今日所谓道德，不过是这一点。我这样议论社会是有权利的，因为我认识社会。你以为我责备社会吗？绝对不是。世界一向是这样的。道德家永远改变不了它。人是不完全的……

应当看到，巴尔扎克语中带刺，完全浸润于愤世嫉俗的情绪之中。此刻，他即是伏脱冷。然而，他的天性，如同拉斯蒂涅一样，是温良的；乔治·桑就深知其忠厚，说过一句有力的话：“说这个天才人物，本质上是善良的，就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赞誉。”然而，也像拉斯蒂涅和几乎所有人一样，巴尔扎克可分为几个方面。他像拉斯蒂涅，懂得莫逆之交的可贵；同样，也崇敬高尚的灵魂，如洛尔·特·柏尔尼夫人，珠尔玛·卡罗夫人^①。只要读一下《幽谷百合》和《乡村医生》，就能重新体味他年轻时纯真的本性。但他也有过垂涎富贵、满怀激愤的苦难经历，也像拉斯蒂涅一样，要不惜一切代价爬出苦海。

拉斯蒂涅在《高老头》里，还天良未泯。初听伏脱冷刻毒的议论，不免一阵厌恶；拿了纽沁根夫人的钱，也感到羞耻。他不愿成其为玛克辛·特·脱拉伊。他珍惜皮安训的看重。他服侍高老头，近乎一种孝心；只有他一人和男仆克利斯朵夫跟着老人的灵车。然而，他后来屈从归顺了，同流合污了。他年相见，他封了男爵。当了国务次长，与情妇的丈夫上下其手（《纽沁根银行》）。一八四五年，当上了部长，升了伯爵，进了贵族院，一年有三十万法郎进款，那时他会说：“世界上没有原则，只有事变；没有定律，只有时势……”（《莫名其妙的演员》、《阿尔西斯的议员》）流传一种说法，认为梯也尔是这个人物的原型；巴尔扎克固然可能借取此公的某些特点，但基本方面，还是从自身发掘出来的。拉斯蒂涅进纽沁根夫人的客室，初次穿上裁剪得体的礼服那种孩子般的快活，踌躇满志的小小得意，就是巴尔扎克本人进特·卡丝特丽侯爵夫人客厅，以及后来进韩斯迦夫人家的感受。

^① 两人均为巴尔扎克倾心的贵妇人。

最好的小说,要数描写“成长”的小说(如《威廉·迈斯特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、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等);小说的情节,基本上以青年的抱负与社会的无情,相激成文。《幻灭》这个书名感慨良深,足以概括其他一切。从拉斯蒂涅的角度看,《高老头》是一部历练人生的“成长”小说,向年轻读者展示了一个“既凶狠又甜美的世界”。鲍赛昂夫人把他引进贵族上流社会,就是当时的圣·日耳曼区;雷斯多太太处于上中层,在那里也能遇到普鲁斯特笔下的窈窕淑女;纽沁根夫人则身处金融工商界。所有这一切,大同小异,到二十世纪也依然真实。从中,我们认识的不止是一个拉斯蒂涅,而且也能猜到他的但斐纳将是怎样的女流。

至于高老头,我们有理由称之为巴尔扎克式激情的范例之一,因为这类痴情不加抑制任其发展,终于引出个体毁灭的故事,是巴尔扎克艺术的一个特点。不管是葛朗台的吝啬、于洛的好色、邦斯的好吃和收藏癖、特·莫索夫人的纯情,还是高老头的父爱,巴尔扎克总喜欢揭示一种恶性膨胀的感情,像灵魂中不可救药的癌症一样,最后扼杀了其他一切情感。他在小说开头写的高老头,表面看来尚可挽救。老面条商,为两个宝贝女儿,已花去一部分财产,自己蜷缩到了伏盖公寓,但手头还有几个钱。巴尔扎克的手法——几乎是一律的——让他一步步退让,一次次牺牲,直到彻底覆灭。

高老头,跟葛朗台或克拉艾斯走了同一条路。他对女儿的感情自有其美妙之处,但过分扩张,走向了疯狂。所有强烈的感情,都殊途同归。因为痴情发作起来,不知还有道德和社会的约束。巴尔扎克写道:“高老头不争不辩,他只知爱……他爱拉斯蒂涅,是因为他女儿爱他。”高老头高兴得在地下打滚,爬去亲女儿的裙子,一如葛朗台贪图神甫送到他唇边的镀金十字架,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一把抓在手里。巴尔扎克式的诗意,需要借助这类极端荒谬的行为;而巴尔扎克式的真实,也不排除看似荒谬绝伦的表现。

在痴情发作忘记社会的人物周围,巴尔扎克用许多次要人物,扎扎实实重建这个社会。一部小说,应以一个坚实的世界为依托。

在《高老头》里，巴尔扎克的世界，凝重厚实，不亚于真实世界。书中的皮安训，闻姓惊初见，只是个医科大学生，而在《人间喜剧》以后的场景里，已是尽人皆知的一代名医。同样，放印子钱的高勃萨克，读者只知他薄薄的嘴唇没有血色，人还隐隐约约，只在幕后。后来（在《高利贷者》中）在他阴森的宅第里，读者会看到高老头的大女儿阿娜斯大齐·特·雷斯多和肆无忌惮的玛克辛·特·脱拉伊，两人的纠葛是怎么收场的。——而拉斯蒂涅，堪称才子型的玛克辛·特·脱拉伊。《弃妇》交代了鲍赛昂夫人悲惨的结局，这位贵妇唯一的过错在于过分相信爱情。其余像伏盖太太、波阿莱、老姑娘米旭诺，也都是令人难忘的配角。甚至像厨娘西尔维和男仆克利斯朵夫，他们一出场，就楔入我们的记忆。最后，再补充一句，所有这些人物，像普鲁斯特的人物一样，都是立体的；他们随着小说的演进而演进，使人意识到时间的流逝。

要使想象的世界为读者接受，光有人物还不够，还得有环境，而又不能使人感到这是环境。于是，巴尔扎克就引出长长的、精妙的铺垫，几乎都是白描。外行看了，以为冗长，事实上，只有经过这样的铺垫，才能创造出适宜惨剧发展的气氛。圣·日内维新街，对这伙悲剧人物，仿佛是一个古铜框子；为求读者了解起见，尽量用上“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”，也不嫌过分。伏盖公寓的画面，就是一种有意图的描写。“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，应当叫做公寓味道。那是一种闭塞的，霉烂的，酸腐的气味，叫人发冷，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，直往衣服里钻；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，酒菜和碗盏的气味，救济院的气味……”油腻粘手的食柜，腐烂、动摇、虫蛀的家具；总之，是一派毫无诗意的、锱铢必较的、浓缩的、百孔千疮的贫穷。这种丑的描写之所以必要，是能把高老头和拉斯蒂涅栖身的死气沉沉、污秽不堪的黄颜色房子，与纽沁根夫人和雷斯多夫人所住的摆满鲜花的府邸、金碧辉煌的客厅、玫瑰色的上房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小说的结尾很有名，自有其道理。两个盖坟的工人在高老头的棺木上扔了几铲子土，拉斯蒂涅独自留在拉希公墓，远眺巴黎，“只见

巴黎蜿蜒曲折的躺在塞纳河两岸，慢慢的亮起灯火。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王杜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隆之间。那便是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。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，他射了一眼，好像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。同时他气概非凡的说了句：

“‘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！’

“然后拉斯蒂涅为了向社会挑战，到特·纽沁根太太家吃饭去了。”

圆环扣住了，沉沦完成了，最后一滴眼泪洒落了。拉斯蒂涅、巴尔扎克和广大读者，准备就绪，要前去征服巴黎。这里没有一点责备。社会就是如此，正如哲人阿兰所说，巴尔扎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。他不作任何评断，而是凌越现实。他不以扭转乾坤自期，而只描写朗朗世界。

博物学家研究物种关系之后，发现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，动物与植物趋于平衡；这种平衡，既非道德，亦非不道德，客观就是这么存在着。人类社会也一样，靠一定数量的首脑、职员、医生、农民、食客、花花公子、高利贷者、犯人、律师、贵妇、老板娘、女佣人，才能法轮常转。社会形态变了，世人依然故我。高老头的女儿不是什么怪物，只是普通的妻女而已。高老头临终时说：

她们有事，她们在睡觉，她们不会来的……直要临死才知道女儿是什么东西！唉！朋友，你别结婚，别生孩子！你给他们生命，他们给你死……唉！倘若我有钱，倘若我留着家私，没有把财产给她们，她们就会来，会用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！……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，应该拉紧儿女的缰绳，像对付狡猾的马一样……世界并不美。

是的，世界并不美。高老头是被女儿遗弃、被女儿害死的；年轻的拉斯蒂涅身历高老头临终的惨象，被老人呼天抢地的哭诉吓坏了。皮安训问他：“你怎么啦？脸色发白像死人一样。”拉斯蒂涅回答：“朋

友,我听他又哭又叫,说了一大堆。真有一个上帝!哦,是的,上帝是有的,他替我们预备着另外一个世界,一个好一点儿的世界。咱们这个太混账了。”这证明,世界太荒谬的想法不是新兴的,巴尔扎克早就作如是想了。为了把这种想法推至极致,巴尔扎克甚至喜欢起社会的恶。难怪阿兰认为他比斯当达更仁慈,“因为他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淡漠,像一个容易忏悔的人一样。”事实上,巴尔扎克很容易宽恕人,伏脱冷自我剖白一番之后,在作者眼里,伏脱冷已经得到赦罪。而拉斯蒂涅在出殡那天到纽沁根夫人家去吃饭,是另一种形式的赦罪,至少是一种迁就。

评论界常讨论杰作的性质。记得保尔·瓦莱里说过:“杰作就是完美到无可更易。”真正的杰作,具有特定的形式,结构匀称,情节连贯,笔调统一,即使反差极大的对比也风格浑成,笔力不弱,不枝不蔓。《包法利夫人》是一部炉火纯青的杰作,手法圆熟,首尾相扣。《高老头》、《贝姨》,以及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,也具有同样特点。心思细腻的读者,从另一类作品中也能获得同样的乐趣,即使那些尚欠圆熟的小说,如《三十岁的女人》,如《交际花荣枯记》,或《吕西安·娄凡》,也有养分可吸取。但是,无论哪部小说,都不如《高老头》完美。

这部小说开创了浑融周匝的小说系列,引进了《人间喜剧》的大批人物,同时,正像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所指出的,从这一多岔路口,“延伸出巴尔扎克人物之林的条条大道”,上百部人间正剧由此开场,而每部正剧都可以成为一部杰作的题材;因此说,选择《高老头》作为《人间喜剧》的起点,不仅是合理的,而且是必定的!

易 超 译

(属草时曾参考张忠顺译文,特此致谢;
张译载《世界文学》一九七八年第二期)

目 录

序	1
伏盖公寓	1
两处访问	42
初见世面	70
鬼上当	116
两个女儿	169
父亲的死	199
《高老头》导读	220

伏盖公寓

一个夫家姓伏盖，娘家姓龚弗冷的老妇人，四十年来在巴黎开着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，坐落在拉丁区与圣·玛梭城关之间的圣·日内维新街上。大家称为伏盖家的这所寄宿舍，男女老少，一律招留，从来没有为了风化问题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。可是三十年间也不曾有姑娘们寄宿；而且非要家庭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，才能使一个青年男子住到这儿来。话虽如此，一八一九年上，正当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，公寓里的确住着一个可怜的少女。虽然惨剧这个字眼被近来多愁善感，颂赞痛苦的文学用得那么滥，那么歪曲，以至无人相信；这儿可是不得不用。并非在真正的字义上说，这个故事有什么戏剧意味；但我这部书完成之后，京城内外也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。出了巴黎是不是还有人懂得这件作品，确是疑问。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，只有住在蒙玛脱岗和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能够领会。这个著名的盆地，墙上的石灰老是在剥落，阳沟内全是漆黑的泥浆；到处是真苦难，空欢喜，而且那么忙乱，不知要怎么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轰动一下。然而也有些东零西碎的痛苦，因为罪恶与德行混在一块而变得伟大庄严，使自私自利的人也要定一定神，生出一点同情心；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一刹那的事，像匆匆忙忙吞下的一颗美果。文

明好比一辆大车，和印度的神车一样^①，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粉碎的心，略微耽搁了一下，马上把它压碎了，又浩浩荡荡的继续前进。你们读者大概也是如此：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，埋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，想道：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。读完高老头隐秘的痛史以后，你依旧胃口很好的用晚餐，把你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负责，说作者夸张，渲染过分。殊不知这惨剧既非杜撰，亦非小说。一切都是**真情实事**^②，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素。

公寓的屋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，坐落在圣·日内维新街下段，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。坡度陡峭，马匹很少上下，因此挤在华·特·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。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，改变了周围的气息；穹窿阴沉严肃，使一切都暗淡无光。街面上石板干燥，阳沟内没有污泥，没有水，沿着墙根生满了草。一到这个地方，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像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。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；屋子死沉沉的，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。一个迷路的巴黎人^③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，苦难或者烦恼，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。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更丑恶，更没有人知道了。特别是圣·日内维新街，仿佛一个古铜框子，跟这个故事再合适没有。为求读者了解起见，尽量用上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也不嫌过分，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，走下一级级的石梯，日光随着暗淡，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洞。这个比喻的确是贴切的。谁又能说，枯萎的心灵和空无一物的骷髅，究竟哪一样看上去

① 印度每年逢 Vichnou 神纪念日，将神像置于车上游行，善男信女奉之若狂，甚至有攀附神车或置身轮下之举，以为如此则来世可托生于较高的阶级(Caste)。

② 原文是用的英文 All is true，且用斜体字。莎士比亚的悲剧《亨利八世》原名“All is true”，巴尔扎克大概是借用此句。

③ 真正的巴黎人是指住在塞纳河右岸的人。公寓所在地乃系左岸。迷路云云谓右岸的人偶尔漫步到左岸去的意思。

更可怕呢？

公寓侧面靠街，前面靠小花园，屋子跟圣·日内维新街成直角。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，大约宽两米；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，两旁有风吕草，夹竹桃和石榴树，种在蓝白两色的大陶盆内。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，上面钉一块招牌，写着：伏盖宿舍；下面还有一行：本店兼包客饭，男女宾客，一律欢迎。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。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，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，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，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。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：浑身斑驳的釉彩，一般喜欢象征的鉴赏家可能认做爱情病的标记，那是在邻近的街坊上就可医治的^①。神像座上模糊的铭文，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，服尔德在一七七七年上回到巴黎大受欢迎的年代。那两句铭文是^②：

不论你是谁，她总是你的师傅，
现在是，曾经是，或者将来是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栅门换上板门。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。园子两旁，一边是临街的墙，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；大片的常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，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，引人注目。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，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，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。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，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荫。伏盖太太虽是龚弗冷出身，菩提树三字老是念别音的，房客们用文法来纠正她也没用。两条走道之间，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，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，四周又围着些莴苣，旱芹，酸菜。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，周围放几张凳子。逢着大暑天，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顾，在热得可以

① 指附近圣·雅各城关的加波桑医院。

② 服尔德为梅仲宫堡园中的爱神像所作的铭文。